

錦繡萬花谷別集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一

職暮官類

諸侯老賓客

子夏見魯大夫曰商也諸侯門下老賓客爾思以恢仲尼之道又杜詩用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

出幕持麾

杜送高書記詩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旣特達足以慰所思註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幕府

四人同日拜郎

杜沈八丈除膳部員外詩今日西京掾多除南省郎主內翰注云府掾四人同日拜郎

負推韋狀

唐韋元甫初任白馬尉採訪使韋陟娶充支使與同幕判官負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復時謂負推韋狀

潘翰賓客

韓文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云當今潘翰之賓客推宣州為多賢

紗籠中人

原化記張建封字本立鎮徐州奏李藩為判官有新羅僧能相人公令看諸判官有得為相者不僧云並無公不快曰某妙釋者徐豈无一入至相坐者促召李判官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判官是紗籠中人宰相真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餘官不然藩後果為相

廊廟之材

吳錄孫紹字長緒北海人爲孔融功曹融稱紹有郎朝之材  
後爲相

烏公羅致幕下

韓送溫造處士序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伯樂知  
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洛  
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  
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  
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烏公  
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

屈公爲數旬客

唐韋思謙擢監察御史褚遂良復相出思謙清水令云云皇  
甫公義引爲倉曹參軍謂曰公非池中物屈公爲數旬客以  
重五府

詩

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峇云一  
書記用魏國事知杜送高書記將軍專策略幕府盛才良杜  
送李判官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爲偶 太府材能會諸公德  
業優 並杜甫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  
躰詩杜送蘇丘曹生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  
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尔布嘉  
惠杜送樊判官兵法五十家尔腹爲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  
畧文字杜送安西判官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杜送韋判官  
撥取高科如拾芥愛君才調望君深莫謬書判居連幕要把  
文章入禁林戴石屏上蕭節推

○曹官類

政稱第一

唐顏杲卿爲魏州錄事參軍振冬綱目政稱第一

此判終無搖動

元紘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判還僧寺竇懷貞雍州長史文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判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

吟詠梅花下

梁何遜作揚州法曹解舍有梅花盛開遜吟詠其下後居洛思梅花再請其任從之抵州梅花方盛遜對梅花彷徨終日見杜詩註及東坡詩註

詩

據曹棄逸與鞍馬夫相尋能史逢際璧華筵直百金杜劉法

曹安集此府雄且大騰凌盡戈矛樓二法曹祿何處事卑啜

韓文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紙得移荆蠻判司卑官不堪從  
未免捶楚塵埃間韓贈張功曹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  
何能爲韓文韓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  
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綱地喜見朱

○知縣類

苦井變甘泉

李白廬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公名錫字元勳官宅舊井水  
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尔而笑曰既苦且清足以符吾志  
也遂汲用不改變爲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憩之飲  
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甘棠鄉人因樹而書頌四十有六篇  
一盃酒爲細民

本朝王公十朋嘗集諸縣令飲之仍示詩曰今日黃堂一杯  
酒殷勤端爲細民斟

盤根別利器

後虞詡傳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以虞詡為朝歌長  
故舊皆爭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忠不求易事不避難臣  
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利器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  
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庶堂何反在朝歌邪及到設伏  
兵殺賊由是解散咸稱神明

老姥爭團絲

南史傅琰字季珪齊高帝輔政以琰為山陰人令賣針賣糖老  
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  
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  
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

詩

少作長安宰尋常似隱夫琴書家慣有印扶笈疑無錦水心



雖役圭峯眼不辜閑發歸業狀負典舊山圖酒為廉猶斷基

因讓忽輸即看連鴈字相繼在蓬壺魏野贈陳知縣出宰山

水縣讀書松竹林蕭條捐未事邂逅得初心哀抗醒俗耳清

泉與麈襟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

尋我愛仙居好三年理尚寬名虽离網罟政未息風瀾

濶物刑多省勞心席少安抵慙无惠術來配古人難 我愛

仙居好臨民必以誠簿書無日暇獄訟積年生百疾求箴補

千鈞待準平嗟予不如古斯道未能宏 我愛仙居好公餘

日在房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法律行隨手詩書坐蒲箱

老來湏向孝多病喜平康並陳古靈先生勿嘆廬山遠天涯

揔是民還家安老母去国慕忠臣斜月秦關曉穠花錦里春

暮行無所贈為邑莫如仁陳古靈送崔黃巨知廬山縣賢哉

過縣尹德政是吾師万事無鋒穎一心惟孝慈家貧因客况

髮白爲民飢誰刻前山石令人去後思陳古蓋精刻野過秋丞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出映吳臺落筆生  
綺綉操刀振風雷蠖屈虽百里鵬奮望三台退食无外事琴  
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閑白雲有時來崔令李陶令北窻常  
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无絃見客但傾酒爲官不愛錢東  
臯多種麥勸尔早耕田並李白

縣丞類

當位極人臣

唐張柬之傳年六十三爲清源丞善相者云當位極人臣

佐縣有稱

三國志吳書孫堅傳爲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  
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待待養有如  
子弟

真解滕

後漢張玄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  
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  
曰今日相遭真解滕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主簿類

處事敏速

唐李舍為汜水主簿處事敏速甚有聲稱雖村童廝養一閱  
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視若布衣交

唐李栖筠傳有王佐才士多慕向為冠氏簿太守李現視若  
布衣交

去為宰相

韓河南府同官記云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

於記音九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梁陽鄭公餘  
於陸渾主簿則得今相國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於登  
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廬公去河  
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  
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趙公去陸渾為右  
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  
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

是子嘆後時

唐蔣欽緒字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簿使京師自  
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他日欽緒見之笑曰是子歎後  
時耶久之琬幸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異等謂曰朋友之過  
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心

詩

竟陵主簿極多聞，万事不理專討論。澗松无心古，須鬢天球  
不琢中粹温，落筆塵沙百馬奔。劇談風霆九河翻，留中恢疎  
无然恩，當官持廉且不煩。吏民欺公亦可忍，慎勿驚魚使水  
渾。漢濱蒼蒼舊，今誰存。駟馬高蓋徒紛紛，安知四海習鑿鑿。挂  
坊看度南山雲。黃魯直送謝主簿 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杜甫

○縣尉類

不足窘東爲鳳

李白送趙四少府遷炎方序云：趙少公羽才兒，瓌雅志氣豪烈，  
以黃綬，你尉泥蟠當塗，亦雞棲鶴籠，不足以窘東爲鳳耳。

淒涼折腰

杜官定後，戲贈詩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老夫怕趨走。率  
府且逍遙。

太尉類

置雲母屏

後漢鄭弘字巨君元和初爲太尉時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爲百僚式

後漢鄧彪字智伯仕爲太尉在位清白爲百僚式

得忠孝侯印

博物志云後漢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鵲飛翔翔下墮地人取化爲一圓石顥推破之得金印曰忠孝侯印顥表上聞藏之秘府靈帝時至太尉

小太尉大涼公

唐李晟官至太尉子愬亦贈太尉杜牧題詩曰家呼小太尉

國號大涼公

被日月之衣

汝南先賢傳李宣字公休爲太尉黃瓊所辟宣曰明公被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

尊與丞相等

通典景帝三年復置其尊與丞相等又漢書上欲用田蚡爲相藉福說蚡曰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實與丞相爲相將軍必爲太尉其尊與丞相等

將帥類

揮駐日之戈

李白錢李副使藏用移軍廣陵序李公勇冠三軍衆无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之戈吟嘯四顧能罷兩集蒙輪扛鼎之女杖干將而星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

赫張王師退如山立進苦奮逆轉戰百勝殲屍盈川水膏注  
滄溟陸血於原野一掃羗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  
楚塞

清河公即江神

北史隋文帝大率伐陳以楊素爲行軍元帥率水軍東下舟  
艦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舡容危雄偉陳人望之懼曰  
清河公即江神也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楊素先封清河郡公  
不孝古兵法

漢霍去病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票騎將軍上嘗  
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耳不至孝古兵法上爲  
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无以家爲也上益重愛之

從事豈重於監軍

後漢蓋勳字元固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



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勲因諫昌怒乃使勲別屯河陽及章等進圍昌於襄昌懼而召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撤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劔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昌等解圍而去。

可與語孫吳

唐李靖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哉

飛將軍

漢李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顏牧在禁近

唐異誠傳元項擾河西宣宗召訪邊事誠接質古今條破恙狀甚悉帝悅曰子將擇能帥者孰謂顏牧在吾禁近宜為嚴行

羞見蟠花戰袍

青箱雜記云曹武毅公翰江南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內宴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陳曰臣少亦享詩乞應詔太宗曰御武人以刀字爲韻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李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蟠花舊戰袍  
太宗爲迂數官

詩

不煩方岳聘賢豪獨運神機斬巨螯八表順風均雨露四溟隨劍息波濤手扶北極鴻圖永雲卷長天聖日高未曾漢家青史上韓彭何處有功勞  
杜光庭贈上將軍

出淬兵鋒剪陸

梁帝心方喜得忠良威聲已破蛮夷膽風彩重依日月光塞上樓雲春自老韞鷹搏海兔深藏功高好冠凌雲閣大凱升

歌上玉堂傳翼上秋將軍足馬孤趨府將軍意氣多來依漢  
日月思復晉山河邊將懸尸素朝臣奏凱歌分明御狙詐得  
失竟如何戴石屏

兵武類

何能為博士

北後周宇文貴少從師較書數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  
侯何能為博士

安用毛錐子

五代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  
足用哉王章曰无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

金鎖甲

李廣云金鎖甲未可輕拋朝廷尚憂西北

綠沉槍

杜詩兩拋金鎖甲苔卧綠沉槍趙註云以綠色之物沈沫其柄也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又田註云廣志言綠沉古弓名劉劭趙郡賦言弓弩亦有綠沉黃間之號又揚巨原上劉侍中詩云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

孝經不足化涼俗

後漢蓋勳中平元年羌胡與邊章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坐斬盜以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孝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幾使人知義勳諫曰齊崔杼殺君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之孝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叛詔書詰責坐以虛慢

口授兵法

魏賈逵自為兒童戲嘗設部伍祖父嘗異之曰汝大必為將

師也口授兵法教萬言為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射鵰都尉

北史魏元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帝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  
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飛稍高幹以三箭不雙鵰  
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鵰  
都尉

天陣地陣人陣

唐高宗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貞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  
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  
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  
戰得地之利為地陣率三軍之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  
為人陣捨是柯有戰帝曰善

詩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杜出塞  
騾馬新跨白，玉鞍鞞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震。匣裏  
金刀血未乾，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突營射  
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並李白

○奏捷類

勒功燕然山

後漢竇憲字伯度，求擊匈奴，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  
騎將軍，出塞頭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降者二  
十餘萬人。憲遂登燕然山，去塞二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  
德。令班固作銘。

殺賊奴取金印

周伯仁云：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

殺齒折

晉謝安傳初苻堅入寇諸將敗走相繼以于淮淝涼師震恐  
加安征討大都督姪謝元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元不敢言  
乃令張元重請問遂命駕出暨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  
各當其任元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  
便攝於床上了無喜氣碁如故客問之徐啓云小兒遂已破  
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覓殺齒折其矯情鎮物如此

詩

峒寇都平了官軍奏凱歌千山通道路一雨洗干戈天地和  
風轉江湖春水多蜀中無近報西賊定如何  
石屏喜平峒寇白旗走報山前事昨日官軍破綠林千里人煙皆按堵一  
春農事最關心不知郊外雨多少試採田間水淺深翠玉樓  
中無限好可無閑暇一登臨  
太守自監軍片膽大如身立

馬斬數賊犒軍捐萬緡威行千里外手活一城民孰為書生  
怯書生中有人壯士三千駐七閩監軍談笑靜風塵滿櫜  
箭畧萬群智破敵機鋒妙獨神在昔猩廳長夜嘯而今桃李  
万家春南人自此不復返北望關河事業新並戴石屏

流星百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  
如沙射金甲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  
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  
道昌陛下之壽三千霜李太白

旁胡无人漢



蘇詩萬花台別集卷之十一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二

官爵類

官當圖人

南史何尚之字彥德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

柰何謂五郎爲卿

唐朱璟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謔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其年不可及

唐崔湜與弟澄澄從兄洸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  
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  
要路以制人豈能默受制於人哉進趣不已至於敗湜執政  
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歎曰文与位固  
可致其年不可及

麀頭鼠目子

唐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李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  
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  
試秘書監江淮養疾

麀頭鼠目子

入錢穀補官

漢黃霸字次公少孝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  
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梁榘郡補左馮翊

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爲河南太守丞

開鴻都門賣官

後崔烈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烈因傳毋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顧謂親倖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

賣官錢入私門

劉毅傳武帝問毅朕方漢何帝對曰威帝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

俸祿類

索長安米

東方朔待詔公車俸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侏儒曰上以

若曹无益於縣官欲尺殺若曹侏儒大恐禱泣朔教曰上即過扣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侏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尺誅臣等上知朔方多端召問朔何恐侏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遂稍稍得進用焉音貢

斗食

漢薛宣字贛君少以大司農斗食言其祿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爲數也贛音貢

官收其餘

唐陽城字亢宗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米二斛魚一大醬置甌杓道上人共

食之驚徐心切鼎大上小下

半斤羊肉幾時肥

墨客揮犀云舊制三班奉職月俸錢七百驛券肉半斤祥符中有人爲詩題所在驛舍間曰三班奉職貧堪憐賤賤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錢何日富半斤羊肉幾時肥朝廷聞之曰如此何以責廉隅遂增月俸

令遷除類

歲中四遷

前主父偃傳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言事拜爲郎中大夫  
歲中四遷

歲中三遷

蕭望之傳歲中三遷

一日九遷

車千秋一日九遷

旬月五遷

後胡廣傳旬月五遷

左遷

漢周昌傳帝召昌曰公強爲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柰何獨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曰吾極知其左遷公不得已彊行顏曰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爲左遷

超遷

前賈誼文帝召爲博士超遷歲中至大中大夫

加二階

唐韓思彥傳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

進五品階

唐姚南仲傳代宗進五品階以酬讜言

騰上必速

馬周傳為肩火色騰上必速遷中書令

仕進類

布衣二暮至相

唐元宗時張錫起布衣二暮至宰相

徒步數年封侯

漢公孫弘傳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

脫身遷中書

唐楊綰傳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遷中書舍人

布衣至御史

唐史季昶傳武后時上書自布衣至監察御史自給事中數

月為御史中丞

先生自此升



後漢楊震字伯起常客居於湖不吞州縣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鱣音善韓子云鱣似蛇

脫羊裘佩珠玉

北史高恭之字道穆孝涉經史所交皆名流雋士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聘召類

夜半前席

漢賈誼爲長沙王太博文帝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音禱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之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

及也

朝奏暮召

漢主父偃李長短縱橫術晚乃李春秋百家之言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公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待詔金馬門

漢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年十二李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李擊劍十六李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七李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力若子夏貴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上偉之使待詔金馬門

蒲輪

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  
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對曰爲治  
不至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

濫官類

塞市填街

梁天監初鍾噤上言騎都塞市郎將填街

倚馬負外

宋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僕從射隸皆受不次之次捉  
車者郎將倚馬者負外

常侍路上比肩

南陳徐陵云負外常侍路上比肩誥議叅軍市中無數

貨紫纈得刺史

北史鄭雲濫事剡曠貨紫纈四百疋得爲安州刺史

凌霄郡君

齊後主諸宮奴婢闖人商人胡戶歌舞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鷹犬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

回波舞求士

崔日用爲回波舞求士中宗即許

蒲萄酒拜刺史

三輔决錄註云孟佗以蒲萄酒一斗送張遜遜即拜佗梁州刺史

互市

晉惠帝居位貧賤公行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之天下謂之互市

吹竽之監

薛非子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共吹南郭處士不知竽為王吹竽王以稟食之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吹之處士乃退

補闕連車載

朝野僉載云武后時官濫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撻脫校書郎

青蠅何處來

唐武儒衡字廷碩為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因宦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知制誥儒衡因會公堂有青蠅集于瓜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集于此一坐愕然

舞胡鳴玉曳組

唐李綱傳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曰今新造天下功臣賞未遍而先令舞胡鳴玉曳組位五品趨丹地殆非

貽子孫之道也帝不納

致仕類

守道終天年

兩龔傳王莽秉政勝與邴漢俱乞骸骨策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朕愍勞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天年於是遂歸老於鄉里

逍遙晚歲

唐裴叔傳遷左僕射高祖置酒含章殿徵叔願賜骸骨田里帝泣下曰未已要當相與老尔公爲宗臣我爲太上皇帝逍遙晚歲不亦善乎

伊川田父

郝士美傳父純遷中書舍人處事不同爲宰相元載所已辭疾歸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召爲太子不拜乞身

致仕公卿祖道出門世高其節

安車駟馬

薛廣德之骸骨賜安車駟馬歸沛懸安車以爲榮以傳之子  
孫班固贊曰廣德保懸車之榮

入鄉不杖

白居易送滕庶子致仕歸婺州詩入鄉不杖歸時健出郭乘  
驢到處誇

佚老亭

貢父詩話云陳文惠公使相致仕年近八十有詩云青雲岐  
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作佚老亭自後士夫歸老者往  
往名亭佚老云

掛冠城門

東漢逢萌字子慶王莽殺其子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

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僮浮海客於遼東

合薦辟類

白首一節

後漢吳良字大儀東平王倉辟為西曹薦良曰良貧質敦固  
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臣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  
藏文竊位之罪顯宗以良為議郎

下車辟孔文奉

李白與韓朝宗書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  
下車又辟孔文奉山濤作異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  
書

御二龍於長塗

吳志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云云洪薦繇欲令奉茂才刺  
史曰前年奉公山柰何復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



於前擢正礼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空騁驥於千里

夾袋中冊子

本朝呂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踰之朝廷求賢取之囊

齒牙餘論

南史謝朓好擬人才會稽孔闔苦亥切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擬成無惜齒牙餘論謝朓字元暉

舉賢豈有私謝

前漢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奉賢達能豈有私謝

桃李悉在公門

通鑑武后紀狄仁傑為相薦張柬之有宰相才武后卒用焉

相又嘗薦姚元崇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曰天下桃李悉在  
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二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三

父子類

羔鴈成群

後漢陳紀字元方弟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世榮之紀陳實子也

韓穰家法

唐穰寧謨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穰二門云

大人遺體

漢霍光去病弟也父中孺中讀曰仲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

給事平陽侯家博養也與侍者衛少兒即衛青姊也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去病爲票騎將軍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

相與有瓜葛

晉王導字悅字長謙弱冠有高名導常共悅弈碁道道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尔邪

老牛舐犢

東漢楊彪字文先後子脩爲曹操所殺操見彪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

此兒富與吾家

隋薛世雄字世英爲兒童時與群輩戲輒畫地爲城身令諸  
兒爲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聽其  
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

母子類

母有賢操

唐崔元暉爲高陵主簿母慮有賢操嘗戒元暉曰吾聞辛元  
馭云子仕官有言其貧妾不自存此善也若其貧盈衍惡也若  
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元暉所守以  
清白自名

阿奴鹿鹿

世說云周伯仁母冬至奉酒賜三子曰尔等羅列吾復何憂  
周嵩泣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敝此非  
一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鹿鹿當在阿母目下耳

何奴萬弟謨也

不射鹿子

魏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黃初二年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常從文帝獵見子母鹿文帝射殺鹿母使帝射鹿子帝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泣涕文帝以此奇之而建立之意定

蚶鮒增吾憂

晉陶侃母湛氏初侃父丹聘爲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耳監漁梁以一蚶鮒遺母湛氏封鮒及書責侃曰尔爲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

使習孝經

唐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以

痛不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鳴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爲孝子

坐閣內聽處決

唐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治嘗坐閣內聽善果處決或當理則悅有不可則引至牀下責愧之故善果所至有績號清吏

所饋不食

唐趙彥昭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事而教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卒淹該書記

負母入京師

唐元德秀字紫芝少孤事母孝卒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

夫婦類



為婦畫眉

漢張敞字子高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況音况婿婿也  
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  
眉者帝愛其能苑備責也

糟糠之妻

後漢宋弘字仲子光武即位為大司空時帝姊胡陽公主新  
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  
帝曰方且圖之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謏言貴易  
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下堂帝頗謂生曰事不諧矣

得婿如是足矣

後漢黃允字子文司徒袁滉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  
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弃

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

### 玉卮娘子

幽怪錄云有崔書生於東周邏谷口見一女郎其嫂娶之崔母曰新婦妖美必是狐媚傷望於汝女曰本侍箕箒便望終天草夫人待以狐媚明且便行矣明日入山遂失所在後有胡僧曰君所納妻王母第三女玉卮娘子也若住一年李家必仙矣崔生歎恨而已

### 田頭有鹿迹

野史云曾崇範之妻允許聘者數人每至親迎之夕其夫輒死因自歎悼一夕夢人謂之曰田頭有鹿迹田尾有日久乃汝夫也後嫁崇範方悟其夢

視吾舌在否

張儀從楚相飲相亡壁門下意張儀盜壁共笞掠之妻曰子  
母讀書遊說安得此辱儀曰視吾舌在否妻笑曰舌在儀曰  
足矣

別目示夫

唐房元齡妻盧元齡微時病且死諶曰君年少不可寡居善  
事後入盧泣入帷中別一目示元齡明無他會元齡愈禮之  
終身

堅正節婦

唐鄭廉妻李年十七嫁鄭廉未踰年廉死夜夢一男子求為  
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形兒未衰崇所召也即截髮  
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  
堅正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婦里

讀列女傳

唐李德武妻裴淑英父邑公矩之女德武仕隋坐事徙嶺南時方嫁踰歲矩表離婚德武謂裴曰我方殷無還理君必儻他族于此長別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願死無他志讀列女傳見述不更嫁者謂人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何異而載之書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欲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可奪聽之德武遇赦還爲夫婦如初

不見盧郎年少時

南部新書云盧家有子弟年暮猶爲校書郎晚娶程氏女結縵之後微有嫌色盧因請詩爲戲程立成曰不怨擅郎年幾大不怨擅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

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  
若濁水沈浮沉各異勢會合何時誰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  
懷西南風也妻道也 選曹子建七哀詩君恩既斷絕相見

何年月海傾連理杯虛亦同心結女蘿附青松貴欲相依投  
浮萍失綠水教作若爲流不嘆君弃妾自歎妾爲業憶昔初  
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  
嫁如凡夫 李太白去婦歌

兄弟類

一龍

吳志劉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兗州刺史平原陶  
丘洪薦繇欲令奉茂才刺史曰前年奉公山祭何復奉正禮  
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禮正禮於後所謂御一龍於  
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江東三岑

唐岑羲字仲華第進士為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漂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

三楊

唐楊憑與弟疑凌皆有名大曆中踵擢進士時號三楊

一日千里

南史柳惔字文通好孝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

共一布被

後漢姜肱兄弟四人居負作一布被而共之

弟拜相兄草麻

東齊記事云外希白淮演從兄也淮演拜相希白當制世稱

弟拜相兄享祿自古未有

腰鼓兄弟

南史沈冲仕齊爲御史中丞與兄淡深名書有優劣世又爲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二人皆爲百官晉宋所未有也

子孫叔姪類

迷家訓戒子孫

唐柳玭常迷家訓以戒子孫曰夫門地高者一事墜先訓則異他人雖生可以苟爵祿死不可見祖先地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拍矣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德行文字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

報膏雨所不能活也

賈子賈女

後漢賈彪字滄節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生女名爲賈女

爲子娶長婦

後漢馮勤字偉伯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耻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婦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

勿令後人笑吾

唐李勣字懋功初勣疾弟弼省侍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于下將罷謂弼曰我見房元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辛立門戶亦望胎後悉爲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有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榜殺



以聞勿令後人笑吾猶吾矣房杜也榜比孟反也

一不為少

南史任昉父邁妻裴氏生昉幼而聰敏褚彥回謂邁曰聞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吉籍甚

刻鵠畫虎

馬援傳初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欲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一人也效季良不得尚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孫郎

三國志孫策字伯符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常歎

曰使衛有子如孫邱死復何恨

衛家一兒

晉王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明月奴頗黎

李翰林集序云白始娶于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劉劉訣次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然娶于宋

興吾宗者此子

晉顧和字君孝摠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驥驥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治家一卡雙

錦繡萬花谷別集卷之十四

師弟子類

五經笥

後漢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書了假  
卧弟子私朝之曰邊孝先腹便二沛堅反懶讀書但欲眠韶  
潛聞之雅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二五經笥但欲眠思  
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  
者大慙嘲字一本漢書作嘲

五道東矣

後漢鄭玄字康成西入關事馬融二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  
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  
傳授於玄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問玄善弄乃召見玄因從

質疑義問畢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先收先生作梁柱

歐陽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又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稍與接先生即胡安定也

經義齋治事齋

慶曆中方尚詞賦獨胡孝以經義及時務孝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又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胡孝即胡文及也

後堂絲竹

漢張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弟子戴崇每候禹常責帥且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嘗崇入後堂飲食婦人相對優人筦絃舞劍極樂昏夜延眾

朋友類

蕭朱王貢

漢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爲友昔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  
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有與博後有  
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楚兩龔

漢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寰舍字君倩二人相交並著名節  
故世謂之楚兩龔

結交不差貧

古詩採桑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差貧差貧友不成

結交心不移

李白空侯諾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

詩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鬼路遠不可測竟來楓

林青魂返閨寒黑  
今君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羽翼類

王郎子

唐王仙客劉振之甥振有女曰無雙幼稚戲弄相狎振棄呼  
仙客爲王郎子後無雙長成舅氏以位尊官顯欲廢前約一  
日振趁朝忽歸云涇源兵士姚令言領兵入舍元殿天子出  
北苑門百官奔走行在召仙客管家事當以無雙嫁汝

明珠在側

晉衛玠王武子之甥也嘗與同遊語人曰昨與外生同出烟  
然若明珠之在側

助我求孝廉

東漢种嵩字景伯河南洛陽人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

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奉孝廉多得貴戚歆自  
用一名士以報國家亦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造  
見湛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即  
召見高遂奉孝廉

是兒當致卿相

唐封倫字德彝年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畧過人當自致卿  
相

賓客類

賓朋何喧二

李白上裴長史書君侯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  
暗許倚劔慷慨氣千虹蜺月費千金日宴辭客出羅駿馬入  
羅紅顏所在之處賓朋成市故時人歌曰賓朋何喧三日夜  
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將華軒

貧富乃知交態

漢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  
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  
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迺見

解駢

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金解左驂贖之延入  
為上客

擁篲

魏文侯擁篲以迎賓友

筆札唇舌

漢樓護字君卿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  
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詩



門有車馬以賞其鞍曜朱輪謂從丹霄落乃是故鄉親呼兒福  
中堂坐交論心羊對酒兩不飲停觴淚盈巾 李白

美人類

閨房之秀

晉張玄妹有姿質適於顧氏玄每稱之以敵謝道韞有濟尼  
者游於二家以問之濟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  
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道韞乃王凝之妻

玉搔頭

西京雜記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  
皆用玉搔頭刀搔頭也

丈夫化為女子

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  
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平之武都瘞土葬於成都郭中號

曰武德以石作鏡  
故表其墓

面飾花子

酉陽雜俎云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上官昭容以掩點跡夫  
實以前六天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  
點錢點

東市姬

天寶中榮陽公子應奉之長安遊東市見一姬裹青衣娃立  
姿色絕代停騾徘徊不能去詎墜策於地勅從者取之歸訊  
其友知為李氏宅徐往扣門侍兒馳入大呼曰前時得策郎  
來也

詩

馥二芳神揮冷二纖拍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丹及  
九秋研迹陸七盤註云幽蘭曲名九秋曲二盤舞也

愛君芙蓉嬋娟之艷色若可餐兮難再得憐君冰玉清迥之  
明心情不極兮意已深朝共琅玕之綺食夜同鴛鴦之錦衾  
恩情婉婁忽爲別使人莫錯亂愁心涕如雪寒灯厭夢魂欲  
絕竟來相思生白髮

李白

妓妾類

簾爲妓衣

南史夏侯亶字世龍性儉率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  
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咨咨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  
侯妓衣

我見汝猶憐

桓犬司馬溫平蜀以李勢妹爲妾桓妻南郡主乃持刀率數  
十婢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氏在窻前梳頭髮垂至地姿兒  
絕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曰國破家亡无心至此今

猶能見殺雖死之日實猶生之年神色閑正辭氣悖悖主刀  
擲刃於地向前抱曰我見汝猶憐何況是老奴遂善遇之

結草相報

史記魏顆武子之子武子有寵妾甚愛及病語顆曰今

後必嫁以妾疾殛又曰必殺此妾殉葬武子曰寧從

之言且從昏後之語遂嫁之後顆為晉將敗秦軍具

結草以抗秦將秦將馬倒顆因獲之後顆夢見老人云我是

不殺妾父也故相報耳

開後閣放婢

晉王敦字處仲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初石崇以  
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  
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  
色死作群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并荒恣於色休為之樂左

右諫之致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

鐵鎚碎妾

唐嚴武挺之子母裴氏不爲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二語之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自挺之曰郎戲殺英武碎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

頭夜飛

酉陽雜俎云晉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

題擷芳亭

李宗愕先公談錄云歐永叔閑居汝陰時一技能盡記公所爲歌詞公戲云他日當來作守後自維揚移汝州其人已不復見題擷芳亭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因恨我來遲後三

十年東坡來作守是之曰此乃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耶

妓圍

天寶遺事云申王每苦寒之際使宮奴密圍於坐側以

氣呼為妓圍

肉臺盤

續世說云孔晟仕江南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机令衆妓各

執一器謂之肉臺盤

不得濃粧

酉陽雜俎云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粧高髻

安能事賣綰牙郎

柳仲郢有妾失意鬻之成都蓋巨源取置其家一日有鬻綰

羅者從窻下過蓋公於中選擇柳婢見之失色僵仆翌日

曰其雖賤人曾為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綰牙郎

公孫邈比衛青曰爾奴僕庸夫也焉知禮義青神色頓挫又  
公孫弘贊曰衛青奮於奴僕

錦繡萬花台別集

錦繡萬花公別集卷之十五

者老類與福壽通

鵝髮

漢吳良字大儀鬚髮皓然衣冠甚偉贊曰大儀鵝髮

二毛俱催

劉猷之覽鏡見髮頽兒童曰日月不相饒村野之人二毛俱催矣汝等何不汲汲爲孝子陰過而不可復得也

桑榆之光無遠照

杜題玄武禪師屋壁詩以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王註云世說遠公在廬山雖老講論不輟弟子中或有墮者遠公曰桑榆之光理無遠照但願朝陽之輝時與並光明耳

鶴髮雞皮



庾信竹杖賦子老矣鶴髮雞皮

少壯不可欺老翁

周澤謂諸齋郎曰若年少壯不可欺老翁三曾中有書馬融卷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慚慄無一語對

擲鏡鑷

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荅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杜詩云東柯遂踈懶休鑷髮負毛班

不以氣海暖冷物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

飛頭老子

酉陽雜俎云嶺南溪洞中有飛頭者故有飛頭老子之號頭

釋飛一日前頭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將曉飛還如夢竟其腹實矣

癡頑老子

五代馮道事唐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曰尔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

詩

在昔商山傳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時爭如章泉一家兄弟登期願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宮田可稼伯也伯也蚤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京師耕谷口山中

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閑兼得壽皓首厖眉世稀存竹溪先生

八十二定庵居士七十九客從遠方來亦是六十隻手托一

北海奉勸兩翁酒問翁何以致遐齡請翁細說吾細聽不燒  
丹木李仙五行有長數笑所稟賦焉人生一氣統四卦衆人  
斷夜吾能全要知養生無他術日多喫飯夜獨眠承翁見教  
謝翁去兩翁懇勤爲我往是夜醉眠方好軒夢見山靈向我  
言翁之所說皆不然兩翁益德合乎天天與遐齡二五百年戴  
石屏草泉二老歌白髮空翠雪丹心一寸灰

小童勿類

明年共我長

翁康頤子紹曰阿紹明年共我長矣吾甚喜尔成人又杜示  
宗武云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  
十二見知父友

潘安仁懷舊賦序云余十二而獲見於父友東武戴侯揚君  
始見知名後爲婚姻杜詩云見知真自幼

雖小有棟梁氣

南史王儉字仲寶劾篤孝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无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括括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

我家龍

比史楊楷字遵彥兒童時口舌不能信而風度深敏六歲季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從父兄異持相器重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當求之千里之外

聖小兒

比史祖瑩字元珍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詭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由是聲名益盛內外呼為聖小兒

遊戲輒為部伍

隋宇文忻爲兒童時與群輩遊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有識者見而異之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如飛嘗謂所親曰自古名將惟以韓白衛霍爲美談若使與僕同時不令孺子獨擅高名也

陸氏代有人

隋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孝日誦二千餘言揚遵及見而異之曰陸氏代有人焉

忠孝而已

隋于仲文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太祖太祖問曰聞兒好讀書二中有何事仲文對曰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太祖嗟嘆之

治孝經論語

唐蘇世長十歲上書周武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

曰善

阿戎解問難字

杜示宗武詩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註云稽紹新解覓字  
稍知音律王渾阿戎年少漸解滿床攤書時問難字

詩

求田問舍是何時隨分生涯可樂飢夢王今年初李誥阿宜  
他日定能詩兩家子弟俱無恙一第文章自有師但得耕桑  
了門戶吾人不用寧馨兒謝元遠東都曾見汝生時客舍孤  
吟夜忍飢憶昨能為鴛鴦祇今應誦春今詩儻无氣節如  
元礼便有功名似藥師問道若知真理益且分餘論及吾兒  
謝元遠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刺郎騎竹馬來遶床弄青梅  
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為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  
暗壁千喚不一回李白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

庭前八月梨葉熟一日上樹能千迴杜

婚姻頌

蕭郎位高年文

唐蕭郎名傑秀美鬚髮婚娶會稽曾梅女僚婿陸象先特爲  
洛陽尉已有名而嵩泊二未仕與梁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  
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文李門蕃熾

鬼婚

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  
因獵逐麀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  
書爲君娶吾小女故相邀耳將書示充乃父手札崔乃命女  
粧飾於東箱引充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娘  
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  
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下沉尔浮旣達于岸充視車

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  
及詩一首金梳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勿使崔家笑人

北史崔懷字長儒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景太后為博陵王  
納懷妹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  
帝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後跪對孝順乃自臣門富  
貴恩由陛下

納蠻婢

唐盧懷正進御史大夫中宗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  
懷正唯唯俄而禁中有衣翟衣出者乃皇后乳媪所謂莒國  
夫人故蠻婢也納之不諱而人或謂為國奢軒然不慙以白  
媾於后

嫁遊蕩子



顏延年古樂府云嫁得遊蕩子一去未還鄉秋夜不肯明教妾卧遶房

結髮

蘇舜欽雌黃云今世婚禮有結髮一事取夫與婦髮合而結之古無有也伊川程氏曰婚禮結髮其無意義欲去久矣未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少小也如結髮事君結髮與匈奴戰豈謂合髮然伊川旣言非義欲訂正之而至未能革豈俗習之久未易遽革耶蘇子卿詩結髮爲夫婦恩義兩不疑曹子建詩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杜子美詩結髮爲妻子席不煖君床梅聖俞詩結髮事君子衣袂未嘗分皆謂結髮少小之時也

不必貴種

孔叢子曰浴不必江海而文之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士

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

當作國夫人

杜祁公少客濟陽有縣令能相人曰縣之大姓相里氏女子  
當作國夫人召其女兄謂曰杜秀才人才足當以女弟妻之  
國士無如富鄭公

邵氏聞見錄晏元獻公為相求婚於范文正公公曰公女若  
嫁官人其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

馬留

酉陽雜俎云馬伏波有餘兵十家不返居壽州縣自相婚姻  
有二百戶以其流寓號馬留衣食與華同

排坦之下膝

王坦之為桓溫長史溫為子求婚於坦之坦之許答父述既  
還述愛念坦之雖長大猶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排

垣之下膝曰汝竟疑耶詎可以女妻兵也

老劉郎

劉原父晚年再娶歐公以二絕戲之一云仙家千載一何長  
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箕箒賜兒女

晉庾袞兄女曰芳將嫁美暇既具袞乃刈荆苕為箕箒召諸  
子集于堂命芳曰芳乎汝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  
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李氏女多貴

吳曾謾錄云李參政昌齡家女多得貴婿參政范公仲淹握  
副鄭公戩皆自小官布衣選配為連袂及都官公晉卿有二  
女其長子太廟齋郎逃為判官王陶樂聖布衣滕甫元發相  
善一日李死附家人語云吾長者配樂道次者元發我家得

二婿足矣家人及二君樂聞遂比皆連袂次李元發弟二人登  
科而王尚慕職不日進推相繼爲翰林李士已而遂爲兩府  
故世傳李氏之門女多貴焉

知張說必貴

定命錄云張公說之少也元懷景知其必貴嫁女與之後張  
至宰相

詩

大下無正聲悅耳則爲娛人間無正色悅目即爲姝顏色非  
相遠貧富則有殊貧爲時所棄富爲時所趨紅樓富家文金  
縷綉羅襦見人不歛手矯癡二八初見兒未開口已嫁不須  
史緣念貧家女寂寞二十餘荆釵不直錢衣上无直珠幾回  
人欲睥臨日又踟躕主人會良媒昔酒滿玉壺四座且勿飲  
聽我歌兩途富家文易嫁二早輕其夫貧家文難嫁二晚孝

於姑聞君欲娶婦。娶婦意何如。白氏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自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文

錦繡爲花本